祁先生

晉祁嘉字孔賓少清窮好學年二十餘夜忽夢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不可諧所得末毛銖所喪如山崖後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仲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淡教誨不倦受業者二千餘人天錫呼為先生而不名

劉先生

北齊楊遵彥以父見誅乃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

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劉先生

王先生

唐文中子世家曰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謨以將畧升則以儒術進玄則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鄉相不可以茍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王先生集於是大稱于儒門

傅先生

昔有傅先生者少好學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太極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為南岳真人

石先生

石先生者中黄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矣初居貧身賤不能服藥乃養羊豬十餘年間約衣

然而起形容復故乃作游海詩曰青藍灼灼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

薊先生

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疽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飲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時有百歲公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于會稽市顏色不異于今猶駕昔

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馬不及

于先生

吳孫策時有道士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止之不能策即令收之策母請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諸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俄見害而卒

桓先生

宋桓闓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于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默無所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山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記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執役桓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天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闓于是服天衣駕白鶴升雲而去

百歲矣

王先生

楊晦之游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者有道術因往謁之風骨清美談論高暢不覺至夕時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名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媼齒髮盡衰先生曰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謂七娘曰可刻紙作今夕之月置室之東垣上俄奇光煥發相與玩話寒氣逼人及曉先生以杖畫庭塵土瞑晦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

文始先生

周函谷關令尹喜受道于老子三年神異感通老子知其道成德備因授號曰文始先生無上真人

明真先生

天師冦謙之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昇天號明真先生

馬牧先生

後漢馬瑤茂陵人隱于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上行先生

梁庾詵高蹈不仕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初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勒淨域矣

玄處先生

後魏劉延爽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教授爲業蒙遜平酒泉築陸沈觀于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置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

隱元先生

鄧世隆以史學稱當世隋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人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元先生棲白鹿山後名爲國子主簿

遵事之號為金門羽客正一先生

青光先生　長里先生

人生有録必有篤志于道使之然若青光先生谷希字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爲太極真人所友或爲太上天帝所念者興雲騰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道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也

李叟

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黙亦病之
阮孝緒尉氏人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彦
之曰顧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空谷庶保促生以免
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
親友因呼為居士
後魏盧景裕少敏專經為學避地太寧山不營世事叔
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于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
正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以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大驚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殺子于是得全

後漢梁鴻高尚不仕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及卒伯通為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唐姜寶誼拒宋金剛為賊所擒帝聞為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

唐羅隱說石烈士曰石孝忠者為人猛悍多力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平天子快之詔韓公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孰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不能正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度

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衹畏若不勝按驗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使送闕下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謂何答曰臣事李愬歲久且呉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名第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

嘗畀節下意以求仕也顧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
受命皆以為上賓
魏應璩與苗君胄書曰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注云東觀
記郅惲汝南人鄭次都隱于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
止漁釣甚娛留數日惲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
鳥獸不可以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而去堯
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
以害生告别而去惲客于江夏郡舉孝廉為郎

自居
沈文公曰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千斗許
劉訥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太
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
短杜方叔拙于用長
宋張緒少閑靜叔父鏡異之比之樂廣從父暢言于武
帝前曰緒中朝名士
柳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當世之名士張緒王

# 奇士八則

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馮唐武帝初即位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司馬遷書曰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嘗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後漢祭肜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謹奮西越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勛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吳陸績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意在儒雅非其志也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

任愷子罕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

魏陳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

劉璠降達奚武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

唐徐晦郭承嘏史臣曰徐郭讜言鬱為佳士

## 辯士

相胷脇管青相膭肕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實賓録良工作良士膭肕作唇吻與本書異

蜀董厥為丞相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

唐尉遲敬德初從劉武周未幾與尋相舉地降秦王引為右府統軍俄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因之秦王曰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叛乎引見卧内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晉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
刺

隱士

齊何點父鑠以風疾害點母王氏坐死點感家禍欲絕
婚宦祖尚之强為娶瑯琊王氏禮畢将親迎點累涕泣
求執本志遂得罷世稱隱士

狂士

魏隱士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初與同郡侯武陽相隨後

怒不肯哭至歲終緣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畏緣或以茂為髦士也

## 寒士 二則

齊劉祥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為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後周劉璠少好讀書兼文筆十七為梁上黄侯蕭曄所

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曰是廁耳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塵外士二則

晉向秀與嵇康為物外游康既被誅秀應歲舉到京師司馬文王問曰子嘗自云塵外之士今安得來乎答曰臣為巢許狷狂不足慕故也乃授之驃騎府從事

宋謝靈運嘗著一齒屐以詣太宰公曰此塵外之士也

方外士